

考古中国

SHIJI XUANAN

世纪悬案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岳南 著 **失踪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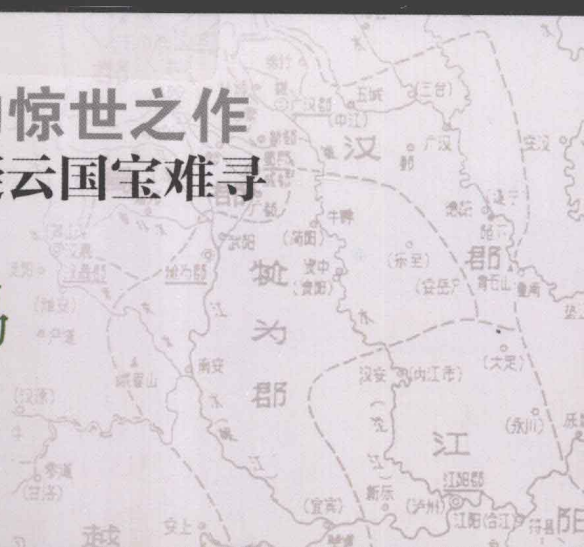
披露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惊世之作
北京周口孤山枯骨 战乱疑云国宝难寻

欺诈 谜团 疑惑

寻骨识踪 期待解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考古中国）

SHIJI XUANAN

古纪悬案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岳南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3·01·沈阳

© 岳南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纪悬案: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岳南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 1

(考古中国)

ISBN 978-7-5470-2083-8

I. ①世… II. ①岳…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03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字数: 278千字

印张: 15.5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策划: 李英健 王亦言

责任编辑: 李文天

封面设计: 郭海

版式设计: 张莹

责任校对: 吕志贵

ISBN 978-7-5470-2083-8

定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目 录

序 章 历史的记忆 001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 007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
北平街头的奇遇
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第二章 惊梦 024

走进仰韶村
“北京人”横空出世
加拿大人的发掘计划

第三章 云集周口店 040

中美合作的先声
一颗漂亮的人牙
大山深处的裴文中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地球人类的震撼

第四章 山雨欲来 066

达尔文的幽灵潜入远东大陆
神秘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箭在弦上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 086

“北京人”何去何从

艰难的抉择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第六章 战争状态下的北平 113

偷袭珍珠港
星条旗被迫降落
“北京人”神秘失踪

第七章 紧急搜寻 139

“野山之狐”悄然来华
剖腹自杀的日本侦探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 156

李济在日本的搜寻
美国人的神秘信件
指控与反指控

第九章 剪不断，理还乱 177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夏皮罗天津兵营的探访
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 204

一张密图暗示的方向
难忘的长春之夜
老特工的寻访之路
难以破解的墓穴之谜
魂归龙骨山

尾声 归来兮，“北京人” 232

序 章

历史的记忆

旷野凄凄。朔风凛冽。我以悲剧的心境再次来到人类祖先的故乡——周口店。

这是 1991 年 12 月的冬天。

早在 70 年前，一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年）的瑞典人就曾来到过这里并大胆预言：“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当时，似乎没有人对这梦呓般的预言感兴趣。6 年后，周口店发掘的事实被安特生幸而言中。

1926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安特生抛出了惊世骇俗的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文中说道：

“周口店发掘和考察的成果，除了从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哺乳类化石以外，还有鉴定为狒狒和短尾猴的化石以及两件具有特别意义的标本，即



◎ 周口店与龙骨山



一颗前臼齿和一颗臼齿……根据研究，这个遗址的层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属于第三纪晚期还是第四纪早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会改变，那就是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凭空猜测了。”

惊愕！猜疑！轰动！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如同旱天雷轰然炸开，世界人类的目光骤然投向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地。因为在远东以至整个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和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安特生叩开了沉睡 50 万年的“北京人”的大门。

三年后的 1929 年 12 月 28 日，敏感的中外新闻界又爆出一条新闻：



◎ 裴文中在周口店办事处

“主持周口店野外发掘工作的裴文中博士，于 12 月 26 日在山顶洞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中国猿人的头盖骨。他在现场就把它认出来并亲自细心地挖出……”

仿佛从地震的余波中再度听到海啸的呼叫，“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再度给人类以巨大冲击，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这一发现过去 13 年后的 1942 年，同样是冬天，世界各大报刊又纷纷编发了耸人听闻的消息：

“中央社 2 月 21 日电，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化石和灵长类化石神秘失踪……这些化石原于 11 月初分装在两只木箱内，准备运往美国。12 月 5 日，带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离开北京驰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上一艘美国航轮哈立逊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于 12 月 8 日抵达秦皇岛，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哈立逊总统号也没有驶到秦皇岛。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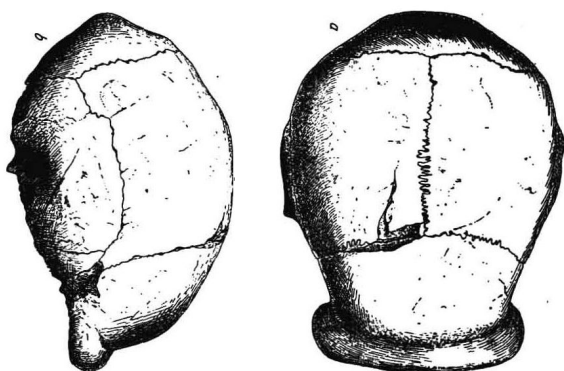
“北京人”的失踪同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

从 1926 年到 1942 年的 16 年间，如同旋转的万花筒，整个世界几经哗然和骚动之后，人类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不再变更的事实——“北京人”化石的发现，无疑地证明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

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和此前在英国皮尔唐发现的曙人，德国茅尔厄发现的海德堡人，具有相同的时代性。从而可进一步推断，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并达到他们后来居住的地区。周口店的发现，使有名的《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创立的人类发祥地在非洲的理论发生了动摇。同时，周口店猿人洞中石器、骨器

以及用火证据的发现，又使“北京人”遗址在人类起源科学研究上的地位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这一系列空前并具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伟大发现，直接推动了建立人类早期理论的革命。

但是，如此珍贵和巨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岁月的尘烟雾土中匿藏了 50 万年之久后，仅面世十几个春秋，便神秘地消失了。



◎ 1929 年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侧面与背面（引自安特生《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景（引《史前人类》米歇尔·德著，王信民译）



“北京人”的失踪，是被盗，还是被毁？是沉入海底，还是早已化作了尘烟？这个谜团久久地在人类心中困扰、翻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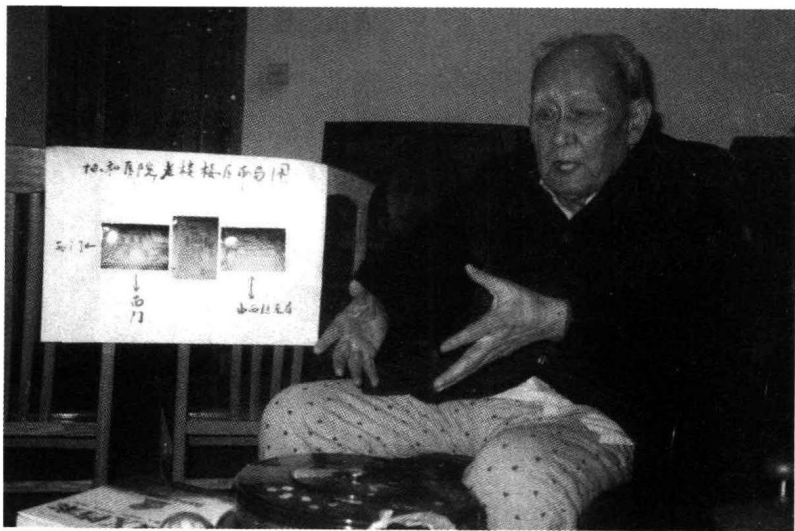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精明狡诈的驻平日军，便开始奉天皇诏令搜寻“北京人”的下落。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部门都开动了迅速旋转的机器，苦心孤诣地全方位探寻“北京人”下落，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侦察与反侦察，指控与反指控的世界性争夺、争论战。“北京人”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搜寻和论战中，名声大噪，神秘莫测，呈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

1972年8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芝加哥股票经纪人兼商人斯托弗·贾纳斯发布的消息：“悬赏五万美元奖给通风报信因而使我能找到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的任何人……”

消息传出，贾纳斯立即收到了几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无数个电话。接下来，一场又一场欺骗与反欺骗的闹剧与丑剧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1980年9月，一个被控涉及“北京人”化石事件名叫夏皮罗的美国人，根据探寻的线索来到中国，企图在天津市区一座旧兵营的地下室挖出这一稀世珍宝，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199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原侵华日军著名的731细菌部队一位上尉军医，在气息奄奄，即将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向自己的好友吐露了埋



◎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胡承志在讲述装箱经过

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北京人”就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埋藏者就是这位上尉军医本人。为便于日后寻找，他在埋藏地点做了不为外人知晓的暗号。

1998年10月，原日本关东军专门负责搜集情报、名叫中田光男的老特工，向中国政府透露，“北京人”被神秘地埋在了日本某地一个小孩的墓穴内。

中国政府根据两位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线索，分别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与搜寻，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眼看20世纪在人类悲喜交织的情愫与泪水飞溅中匆匆掠过。江河流去，逝者如斯夫。当21世纪的曙光降临大地，光耀环宇之时，“北京人”失踪之谜，仍是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进步人士的心中之痛，像一部没有结尾的侦探小说令人魂牵梦萦，难以释怀。

然而——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小说永远没有结尾，人类对“北京人”的敬仰与热情仍未休止，对它的探寻还在继续。而这种强烈表现的人类热情和世界瞩目，决不是一种单纯情绪的流露和好奇的窥探。即使在人类进化到登上月球的今天，远古祖先创世的艰难历程与沉重足迹，依然成为昭示后人前行的精神与意志的纪念碑群。

作为“北京人”生栖之地的远东大陆，以及在这块大陆上继续生存并延续祖先血脉的中国人，当然知道“北京人”。但大多数人却是从历史课本中知道的，而且仅仅知道它是华夏民族的祖先，50万年左右的祖先，对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以及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



◎ 杨钟健在周口店办事处前留影（裴文中摄）



世纪悬案

『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作用却知之甚少。“北京人”连着久远的过去，维系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弄清它的全部，也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不论这个历史跨度有多么长远，中国人对寻找和研究“北京人”的热情不会衰竭，希望也不会冷却。早在1954年12月27日，于“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就曾代表与会的科学界人士说过：“自从1941年魏敦瑞携走了全套模型去美之后，这些材料全部在美国人掌握和保管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又在美国占领之下，一部分美国人对这些材料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这些‘北京人’化石材料是中国的国宝，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产，我们绝不能听其丧失。全国人民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宝贵材料的下落。全世界正义的科学工作者也都关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使之物归原主。”

倏忽50年过去，星转斗移，时空浩渺。历史可以生锈板结，但郁结在人类心中的情感却不会被磨蚀消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呼唤，世界在呼唤。

——“北京人”，你在哪里！

◎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前的“北京人”像(作者摄)



第一章

龙骨的启示

踏上中国土地的瑞典人

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考古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他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而轰动欧洲，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大字号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更改这眼前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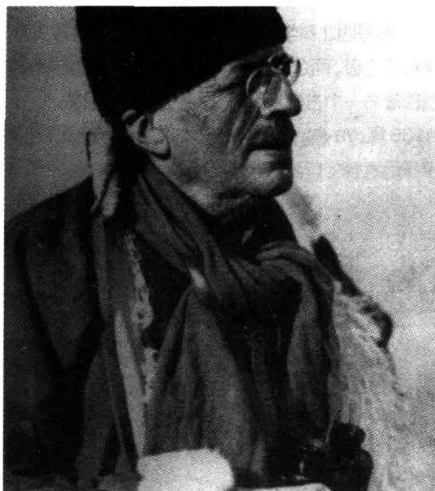
小船在当地渔夫的熟练操作中急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一双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坦荡无



◎ 在华工作时的安特生像



◎ 正在野外考察的斯文·赫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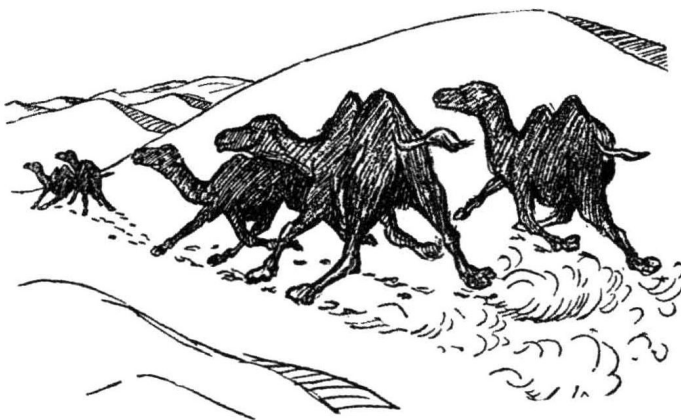


根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神奇得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Freiherrvv Richthofen, 1833—1905）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

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试着的准备和策划，这位极具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十五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9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达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



◎ 与野骆驼相逢（斯文·赫定绘）



◎ 考察人员在罗布泊大泽中前行（斯文·赫定绘）

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 28 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

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 150 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上的汉文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 150 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105 年）。



◎ 斯文·赫定率部向沙漠进发的骆驼队



◎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民族博物馆外景。该馆与1948年成立的斯文·赫定基金会合并为一个机构，隶属于瑞典皇家科学院

想不到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斯文·赫定在发掘楼兰之后，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发掘，揭开了楼兰由

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秘密。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携走了大量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3年时间，写出了一部五卷本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l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失踪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学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这支考察队于1901年春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如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安特生后悔自己选错了方向，如果自己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他坚信也一定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声名。在一番捶胸顿足的悔恨之余，他暗暗地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

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的联系。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当然，他的受聘，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便是——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胡作非为而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拥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中国的版图，片刻之间便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盗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和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外国人不再明目张胆地在中国版图上肆无忌惮地进行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科学家不怀好意地派往中国，以得到中国的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的第一手资料。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作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体面身份，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

安特生始终没有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目睹一下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他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国途程的跋涉，踌躇满志地来到北京农商部赴任。不久，这位年薪18000大洋（这一时期或稍后的北京大学顶级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为300大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月薪8个大洋）便组织一批技工，在估计有矿藏的中国北部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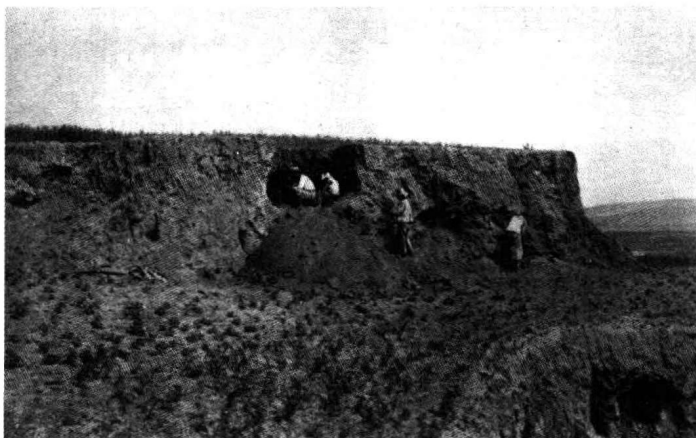


◎ 安特生率队在北方考察时，于一条河边宿营（引自《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大面积的野外考察并采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兴起了近一个世纪，而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却对此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当安氏来到中国并向他的中国同行介绍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时，有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甚至针锋相对，谓安氏的一套纯属下九流的胡闹，非正人君子所为。特别是中国金石学一些学派的老朽加儒生，直到安特生组织人员走向田野进行实地科学发掘时还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安特生不顾别人的脸色如何，坚持率队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泽中进行调查发掘，并用自己的行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考古示范。这一开创性劳动，最终成功地唤醒了沉浸于古典之中的儒生，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科学作出了新的抉择。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田野考察专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



◎ 安特生率队在北方调查发掘古遗迹（引自《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